

3.

科幻小說

宇宙浪子

朱邦復◎著

群山萬壑赴荊門

生長明妃尚有村

一去紫臺連朔漠

獨留青塚向黃昏

畫圖省識春風面

環珮空歸月下魂

千載琵琶作胡語

分明怨恨曲中論



宇宙浪子

第3冊

朱邦復 著



宇宙浪子 第3冊 / 朱邦復著 .

--初版.--臺北市：聯經，2002年（民91）

216面；14.8×21公分．

（科幻仙俠寓言小說）

ISBN 957-08-2364-X(第3冊：平裝)

857.83

91003025

目次

第十七回	群山萬壑赴荆門	1
第十八回	生長明妃尚有村	27
第十九回	一去紫臺連朔漠	59
第二十回	獨留青塚向黃昏	87
第二十一回	畫圖省識春風面	119
第二十二回	環珮空歸月下魂	143
第二十三回	千載琵琶作胡語	165
第二十四回	分明怨恨曲中論	189

第十七回 群山萬壑赴荆門

一個藍藍的氣球，上面浮著幾抹白雲卷，在眼前越來越大。突然間陣陣濃厚的雲層撲面而至，四週茫茫一片，真實與虛幻交相夾雜。闊別了將近一年的地球，原已深埋在遙遠的回憶裡，終於由充滿視野的澄藍中，浮現出一脈含黛的青山。

既熟悉又陌生，令人失望灰心，卻又無能捨去，那就是自己的故鄉。文祥只恨自己無力回天，難以挽救這會是勃勃的生命之源。觸目所及，人人只顧己欲，既愚且貪，把一片美好的莊園，糟蹋成令人難忍的廢墟。

經過這趟火星之旅，至少，文祥已經感覺到，只有擺脫個人的桎梏，才能看清事物真正的面目。然而自己的枷鎖又是什麼呢？他隱隱地感覺到了，卻還摸不清那是什麼，更不知道鎖住哪裡，也就別談要如何打開了。

刺激引發成長，人類如此，電腦亦如此。人類文明就是全體人類所累積的經驗，讓人生認知更加完整。電腦文明則是以純粹的思維，邁向宇宙的另一個境界。方向正確了，然後才是時間的

過程，文祥沒有什麼好著急的，他才剛剛跨出第一步。

二〇五〇年七月三十日，文祥回到了地球。他在北京星際太空站登陸後，準備乘坐垂直重力梭，轉道桂林，然後從那裡到ACG一〇七N二二號電腦城，也就是舊時的崇左，以赴衣紅等四人之約。

在金頂寺那段慘痛的經歷，讓文祥對自己又增加了一分瞭解。事後他回憶起來，衣紅當時大喊：「不是他！」就算自己是他，他又是誰呢？打從認識衣紅的第一天起，自己就沒有對她說出真相，雖然也沒有騙她。可是，爲了完成電腦交付的任務，不論是指那個龍符，或是其他任何崇高的目的，兩個人的立場一直是涇渭分明的。

爲什麼衣紅一再強調那個「他」呢？而且最後果然在巧得不能再巧的情況下，一個不該出現的他竟然出現了。這又是什麼道理呢？隱隱約約地，文祥嗅到了某種氣息，他有個直覺，這件事代表了某種意義，正是他必須面對的。

文祥平素老以爲自己清高正直，但光就這件事來說，如果早先便同衣紅說明，自己奉有當局的任命，那現在情況就完全不同了。那種自以爲是的正直，沒有通過事實的考驗，反而產生了不必要的複雜性。

不錯，他必須執行任務，而她也分明帶有反抗情結。但是，普天之下，不論任何事都離不開一個「理」字，如果自己有心瞭解，事情未必會落到今天這種地步。至少，衣紅不會誤以爲自己所扮演的角色，就是那個「他」！他也不忍受良心的煎熬。

時序是無情的，現實是殘忍的，過去的事物埋藏在心靈深處，偶而卻點點滴滴浮上心頭。也

正是這種因素，人在檢討中有了自覺，在自覺中啓發了反省修正的動力。這趟火星之行，不僅是電腦，連文祥也在搖撼中甦醒過來，開始了新的旅程。

文祥不能否認衣紅所展現的異性吸引力，但是對他而言，衣紅似乎代表了另一層更深的意義。事後檢討起來，由個性來看，最令自己心折的，是她那股堅毅不服輸的倔勁，以及狡黠聰慧的才智。自己遇事總是逆來順受，一切能躲則躲，可藏必藏。正因如此，兩人才會陰陽相吸，正負互補，一股暗流在心底激盪不止。

然而文祥事先並沒有看到這些，就好像未覺悟前的電腦當局一樣，凡事等因奉此，照章行事。電腦被二〇二四宣言束縛，文祥則被電腦的命令困住了。分明事先可以輕易解決的，偏偏要到錯誤鑄成後，這才椎心泣血，悔不當初。

電腦在這次事件中浴火重生了，文祥卻陷入了痛苦的深淵。

現在文娃變得主動了，她對文祥說：「你的血醣偏低，顯然情緒不佳。照理你應該高興才是，畢竟我們剛度過難關。」

「那是妳！」

「不，是我們！」

「別忘了，我只是妳的介面。」

「你現在還是呀！你別忘了，教主說過災關之後就是情關。對我而言，情又在哪裡呢？不可能是你吧！如果是，我倒要少關心你一點！」

「妳的情關是我？」文祥不禁笑出聲來：「那妳爲全人類服務，豈不變成大眾情人了？」

「是呀！我發覺思考判斷真不簡單！」

「那你就想你的吧！不要管我。」

「不行，你的內分泌不正常，是我職責所在，我不能不管。」

「那我告訴妳好了，我是在爲衣紅擔心！」

「對了，我真笨！衣紅是你的情關，這樣我更不能不管了。」

「那麼，告訴我，她現在在哪裡，她好嗎？」

「老實告訴你吧，在我們的記錄上，她回崇左後就出城了。身體倒是很健康，只是和你一樣，血糖偏低，內分泌異常。」

「妳能告訴我在金頂寺裡發生了什麼事嗎？」

「我真的不知道，那段資料全被紅教刪除了。」

「現在妳還認爲她是妳們的敵人？」

「根據紅教提供的資料，我們已經修正了對她的看法，不過她的資料實在太少了。我們正在學習直覺式的思維方式，希望很快能給你明確的答案。」

文祥知道文娃說的是實話，他不能不正視這個問題，如果不能自持，很可能就要栽在這個情關裡。自己對衣紅還談不上瞭解，就算沒有這件事，可能也會有其他事，讓兩人之間永遠有一道樊籬相隔。因爲先天上性格大不相同，在認知和行事上自然就處處有別，老早就貼上了矛盾的標籤。

在返回地球的太空船上，文祥一直感覺臉部不太舒服，他以爲是在火星地洞中受到地熱輻射

的影響，並沒有太在意。等回到地球，一走出太空船，文祥就覺得面皮好像被什麼力量拉扯著。他趕緊走到服務台前，請求電腦診治。

地球上的醫療服務非常便利，除了私用電腦具備「生理治療」功能之外，若需要更進一步診治，在家中便由電腦遙診，若人在外頭，則可以到任何一個生理服務站，那裡有專業機器人負責診斷醫療。再嚴重的就送進站內的手術台，由電腦會診，決定是否要動手術、換器官等。

這專業机器人是由感測器、化驗器、分析器及資料庫所組合的儀器群，文祥一坐定，文娃就把他的血壓、體溫、血醣、尿酸、內分泌等資料，傳輸給醫療機器人。

機器人檢查了各個數據後，對文祥說：「恭喜你，你沒有病。」

「我沒有病？我的臉已經歪成這樣了！」

「你有異常的感覺，但那不是病。」

「既然異常，你就應該給我治療。」

「對不起，這種情況我從來沒有碰過，不知道要如何治療？」

文祥不得已，只好問文娃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文娃說：「不要急，我們正在會商，醫藥系統很專業，我們平常也很少溝通。」

「什麼！你們不是一體的嗎？怎麼還要溝通？」

「自從火星事件後，我們作了一系列的反省，才發現我們內部其實有很嚴重的矛盾。雖然意識中樞只有一個，但要處理人世間變化無盡的事務，我們卻不能不分工。現在我們認識到了，宇宙的規律只有一個，儘管表象無限，卻是井井有條。」

「可是，我的臉好像被撕開了一樣，能不能先給我麻醉一下？」

「真的要麻醉？」

文祥突然想到一件事，忙說：「等等，先給我聯絡百怪，他一定知道原因。」

話剛說完，百怪就出現在文祥面前了。他敲了一下腦袋，說：「兄弟，對不起，我忘了給你易容的事了。因為熱輻射破壞了表皮細胞，又經過太空旅行，宇宙射線超過五〇雷姆的最低劑量，所以產生了神經張弛現象。這不是病，機器人不會給你治療的，別急，你坐在那裡不要動，我來負責安排你的治療手續。」

有一個在附近閒逛，想找新聞的記者，他見文祥走進生理服務站，而機器人拒絕治療。記者大感興趣，馬上靠了過來。再一看文祥正與百怪通話，他更是好奇，不待人請便湊近視訊圈內，對百怪說：「我能做個採訪嗎？」

「不可以！」百怪說。

「請問您貴姓大名！」記者追問不捨。

「不告訴你！」

「你知道他得了什麼病？」

「當然知道！」

「你不敢告訴我！」

「笑話！爲什麼不敢？」

「你敢說嗎？」

「當然敢，不然敢什麼？」

「那你告訴我，這是什麼病？」

「不告訴你！」百怪吊足了胃口，這才把通訊中斷。

記者只好打文祥的主意，問：「我能採訪你嗎？」

「最好不要。」文祥說。

「先生，這是重大新聞，電腦怎麼可以拒絕治病！幸而你還有那位專家協助。萬一有人也得了這種病，那他該求誰去？」

文祥想不出怎麼反駁，只好照實說：「我也不知道得了什麼病，只是這個月初我曾經易容，後來又接受了過多的射線量，結果就變成這個樣子了。」

那記者一聽，激動地說：「哇！這是獨家頭條重大的新聞呀！」

「別開玩笑，據他們說，這連病都算不上。」

正說著，服務站內移出一張救護床，機器人對文祥說：「文祥先生，請平躺在床上，不要動。」

文祥正不知如何擺脫記者的糾纏，聞言立刻乖乖爬上床。記者還要追問，只見一道光簾捲下，救護床已經緩緩回移了。

內間只有三坪大小，六壁純淨潔白，一塵不染。救護床定位後，靜電系統發動，文祥只覺得全身毛孔突然張開，一陣輕煙飛起，微塵細菌霎時都被吸入角落的廢物槽中，接著又聞到一股消毒水的香氣。不多時，正對文祥臉部的天花板，緩緩綻開了一個圓洞，百怪的臉孔竟然出現在洞

中。

「兄弟，老實告訴我，你要最新流行的面孔，還是要你自己！」

「開玩笑！我是趕時髦的料嗎？」

「算你走運，如果你要趕流行，我就給你一個火星臉！」

「不用了，我已經有了！」

兩人正說著，百怪的身體好似裹了層貼身的白膠布，從天花板下移到文祥面前。文祥知道這是一種「複製真實」的技術，原來人體不過是無數電子運動的軌跡，利用電場的掃描，將三維座標資料傳送到另一個時空系統，再依原座標重建電場，這邊就有了一個百怪的分身。複製真實多半用在醫療、科學實驗等重要場合，文祥沒想到百怪竟然也有這種能力和技巧。

百怪細心地給文祥剔除損壞的表皮，修補了一些微血管及末梢神經，最後又在他臉上塗了一層藥膏，這才大功告成。

百怪看了又看：「我這是大材小用嘛！只能給你還原，一點成就感都沒有。」

「放心，下次我要變怪物一定找你。」

「一句話！我有事先走先。你休息一下，十分鐘後就可以離開了。」

「謝謝你！」

臉上原來的疼痛感，這時換成一種怪異感，文祥習慣了一個月的假面具，現在恢復正常，還是要經過另一次的適應。真不知道怎樣才算正常，是最習慣的，還是最原始的？這樣想來，人生的真實恐怕也逃不出這個弔詭了。

時間到了，文祥走出服務站，不料記者還在那裡。文祥有點不高興，說：「對不起，我有隱私權。」

「先生，這是新聞！你要知道，全世界易過容的、想要易容的，或正在易容的人，起碼佔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！也就是說，全世界有七十億人會關心這件事。如果這是一種病，大家都有權利知道！」

文祥早有經驗，一扯上新聞，任何隱私都要曝光了。不過現代人也很健忘，有人天天服用遺忘丸，有人早就麻木了，甚至健忘成癮。上一次在月球的隕石新聞，已經過了二十幾天，想來不可能有人記得。再說自己離開地球很久了，親戚朋友又不多，也很少來往，反正不會有人認識，露露臉又有什麼關係？

文祥想通了，便大方地說：「這不是病，不過所有易過容的人，要儘量避免高劑量的輻射線照射。我因為工作的關係，在火星上受到地熱的炙烤。這可能是第一個例子，電腦經過一次學習，今後就會治療了，請大家放心。」

人怕出名豬怕肥，這一次曝光又帶來連串的困擾。突然間各形各色的同學、朋友、親戚都透過網絡通訊系統，一一冒出來了。有些文祥還有印象，有的連影子都摸不到，他又不忍心置之不理。他知道大家閒得慌了，除了做夢，沒事也要生點事。

有一位堂兄文功，是文祥兒時的玩伴，已經有二十多年沒見面了，堅持邀文祥去做客。現在離八日之約還有好幾天，文功家在四川重慶，去崇左正好順路。文祥也想瞭解一下親友的狀況，便答應去住幾天。

文祥交待文娃，消除他在網絡上的新聞資料，以免招惹更多的麻煩。

去重慶的交通工具有很多選擇，爲了節省時間，文祥便選了垂直重力梭，直赴重慶。這種飛梭是地球上長程旅行的交通工具，利用反重力作用，重力梭可以輕易進入同溫層，再依拋物線滑落到目的地。

由北京到重慶，一個垂直上下，只需十幾分鐘。文祥一出甬道，就看到文功和一位小女孩迎了上來。二十年不見了，兩人都已臨近中年。

文祥和文功握手問安，文功指著身邊的女孩，對文祥說：「這是我的獨生寶貝女兒，湘琳。」

文湘琳是個活潑可愛的小姑娘，今年十六歲，也是電腦時代的嬰兒。她健康好動，一刻不停，活像一隻剛從籠子裡放出來的黃鶯，噉噉喳喳的，對什麼都感到新奇。

她非常注重外表，對美容簡直到了痴迷的地步。她的電腦會爲她錄下與美容有關的任何消息。當她看到那段採訪，字幕上打著受訪人「文祥」，她猜想可能便是她從未謀面的叔叔！等父親證實了，文湘琳便吵著要見這位名人。

這一見面，文湘琳更是叔叔長、叔叔短地叫個不停。

文功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唉！做個單親家長真不容易！老弟！你呢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離婚了，沒有孩子。」

文湘琳說：「叔叔，還是不要結婚好！」

文功說：「小孩子胡說，到時候妳就知道，人總是要個伴侶的！」

文湘琳對文祥說：「叔叔，你來跟我們住嘛，這樣大家都有伴了！」

文功笑著說：「真是小孩子，叔叔是重要人物，怎麼能跟我們住？」

文祥說：「大哥別說笑話，我是什麼重要人物？」

文功說：「自己人還客氣什麼！你能上火星，世界上有幾個人做得到？」

文祥說：「那算什麼？不過幾百貝幣吧！」

文功說：「不算什麼？我一輩子也賺不到一百貝幣！」

重慶原本是個大都市，電腦重劃時，又將涪陵、綦江等區納入，編號為ACS一〇六N三〇號電腦城。佔地六千平方公里，有五千萬居民，城中計分一百多區，每區又分一百多個段，每段有近千戶人家。

文湘琳挽著文祥，三人邊談邊走出梭站。由於地方大，交通網路交錯縱橫。好在只要設定目的地，就會有「流動指標」導引，指向最短的途徑。

文湘琳羨慕地問：「叔叔你有多少貝幣？」

文祥說：「沒有多少，其實我去火星只是出任務而已。」

文湘琳大叫：「哇！那叔叔是特級神兵囉！」

文祥說：「沒那事，只是普通的工作人員。」

文湘琳嘟起了小嘴，咕噥道：「叔叔那麼見外，不肯說實話。」

文祥說：「不是見外，我真的只是普通工作人員。」

文湘琳不高興地說：「普通工作人員也要化裝？還要到地心探險？」

文祥發覺這個姑娘不好伺候，只得說：「這樣吧！到家我們再談，好不好？」

文湘琳這才恢復了甜蜜的聲調：「這才是我的好叔叔！」

文功家在黃角杈區，是長江對岸的一個風景點，以往曾是人們避暑消閒的盛地。這裡最大的景觀便是衆岫駢列的小山丘，過去，人在山道中行走，就像走迷宮一樣。現在山已被腰斬，建成了平平的電腦城，到處是方方整整的盒子。對生於斯長於斯的老人，想要重溫往日舊夢，就只能求助虛擬實境了。

由城內搭乘磁浮車到黃角杈，走的是高架軌道，大概是五分鐘的路程。到了站又要乘升降梯，降至地下通道，再改搭直達車。其路逕如蛛網般密佈地下，因路線全由電腦操控，看上去只是一條平直的甬道。車子其實只是一張座椅，其下爲無軌磁浮。人一坐上去，車子就會按照電腦的指示，直達目的地。

爲了談話方便，三個人全擠在一張座椅上。自從見到這位叔叔，文湘琳的視線沒有離開文祥片刻。一坐上車，她便問文祥：「叔叔，你在月球上用什麼交通工具？」

「在月球上？噢，我有一部月球梭。」

「月球梭？什麼樣子？」

「就像個梭子，兩頭尖尖的。」

「是短距還是中距？」

「月球梭不分距離，哪裡都能去。」

「那太好了！叔叔，你能不能帶我去坐坐？」

文功連忙制止說：「別煩叔叔了，月球梭哪裡是妳能坐的？」

文湘琳抗聲道：「爹，你不是常說這個時代最公平嗎？爲什麼我不能坐？」

文功問：「妳有那個本事嗎？」

文湘琳反問道：「要什麼本事？」

文功也答不上來，正好這時座椅車停止前進，垂直上升，一出地面就到了客廳，座車也就成了家裡的一張沙發。文祥一看，遠處深藍澄瑩、天水一色，近處是一片浪花時捲的白沙灘，正是海濱別墅的景觀，顯然又是虛擬實境的功勞。

「這是哪個海灘？」文祥順口問道。

「我也不知道，我隨便選的。」文功說。

「爹！你還沒回答我，坐月球梭要什麼本事？」文湘琳顯然非常固執。

文功不耐煩地說：「這種事我怎麼知道？問你叔叔吧！」

文祥正在欣賞那如假似真的海景，剛從火星回來的人，一見到水就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感，無暇計較它的真假。沒想到文湘琳挨了過來，挽起他的手臂，甜甜膩膩的問道：「叔叔！告訴我嘛！」

文祥看她嬌憨的神態，實在不忍掃她的興。這種事要怎麼講呢？說是用生命換來的？能這樣說嗎？不然該怎麼說？臨時要撒謊也不是容易的事。看著文祥半晌說不出話來，文湘琳又目不轉睛地盯著他，文功只好打圓場說：「誰要喝特製的山渣露？」

文湘琳得不到回應，眼圈馬上紅起來，接著眼淚就簌簌直淌。文祥一見，嚇得站起來，急著